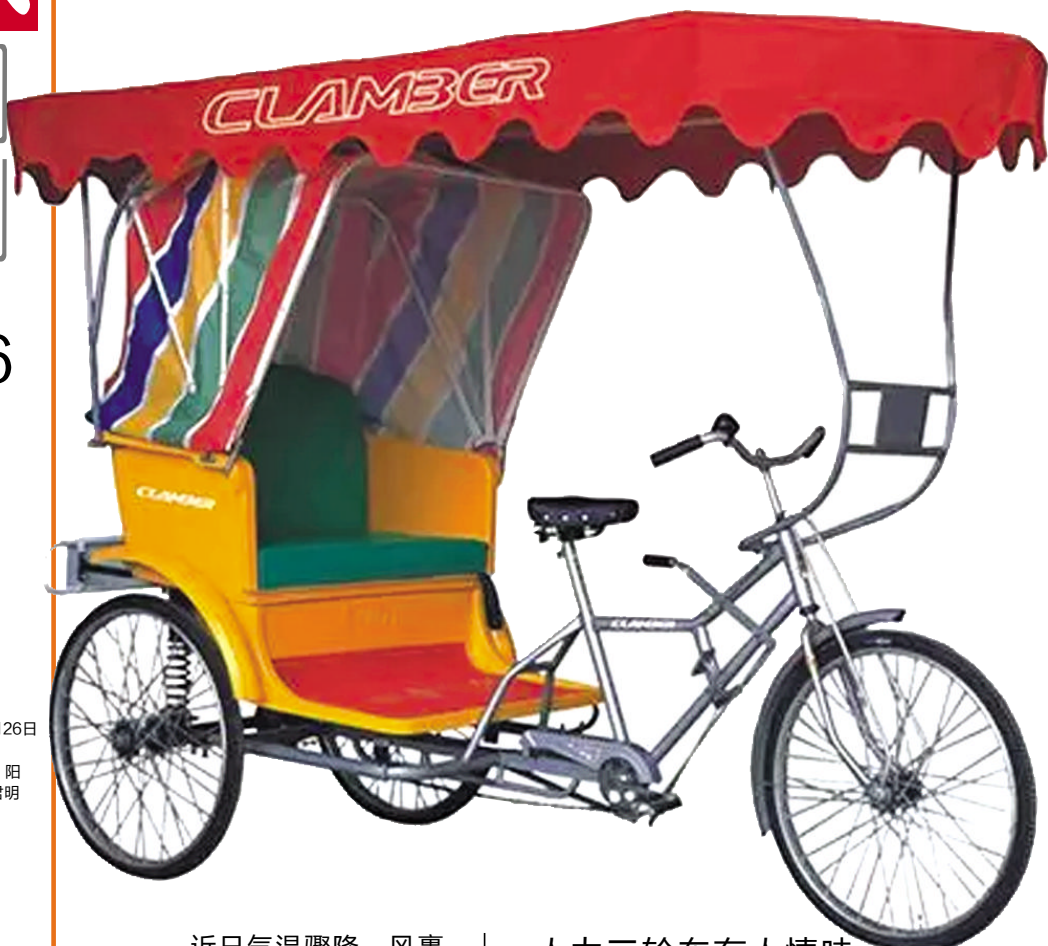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可能是这个城市最后的“车夫”，陪伴他们共同老去的是—— 三轮车上的“慢”时光



近日气温骤降，风裹挟落叶，金华街头的行人们把全身包得严严实实。

韩大姐穿上去年春节买的夹袄，骑着人力三轮车，排在婺江以南的福泰隆超市前的“车队”第一位。

说是“车队”，其实也就四辆。每辆车前的铁皮牌子，写着“人力三轮车”和车牌号。因为要抢最前面，韩大姐中午12点就到了，但直到下午两点半，她还没开张。

婺江以北的福泰隆超市前，也聚集了两三辆人力三轮车。没想到降温这么厉害，付师傅找出两个鱼尾夹，把裤脚扎了起来。一大早，他倒已接了一两单，不过也满心感慨：“这个人力三轮车，下一代就没有了。”

近日，记者前往金华，摸索“从前慢”的时光，寻找或许是这座城里最后的人力三轮车。

人力三轮车有人情味 他曾接送一个男孩长大

福泰隆，金华当地人都知道的商超，人力车师傅们也“闻讯而来”，在这里等客。马路上车流不息，“嗖”地从他们身旁驶过。

慢，是人力三轮车的标签之一。

这天，郭师傅接的第一个单子，是一家摄影工作室的送餐任务。工作室最近在2公里外开了分店，午餐时间，小厨房里炒的饭菜，要给分店员工送去。

“骑得慢，送餐也稳妥。”老板娘认识郭师傅好几年，有时候要去附近，停车不方便，就给郭师傅打电话；平时忙起来，也会让他帮忙接送孩子，“跟他熟悉了，也放心嘛！”上世纪90年代，在老乡的“传帮带”下，郭师傅从安徽来到浙江金华，蹬起了人力三轮车，迎送了不计其数的乘客。他曾经接送一个男孩儿，从小学送进大学，现在男孩已经工作，偶尔路过，还会找他坐趟车。

快60岁的付师傅也是安徽人，上午11点左右，他送了一两趟，又回到超市门口的“候客区”。

近一点的七八块，远一点的十多块，医院去一趟，市场去一趟。付师傅一天接四五单，赚个四五十块钱，就已经让同行“眼红”。

这几年，付师傅赚得较多的一单，是送一位病人回家，“大概100多块钱吧。”

那位病人年纪大了，有点晕车，坚持不坐小轿车，硬是看上了三轮车的通风和舒适。付师傅专门挑平地骑，大概6公里路，稳稳当当蹬了一个小时，到了楼下，又把病人背上楼。

背着病人上下楼，这样的附加项在三轮车师傅的订单里并不少见；有时候乘客东西多，也帮着拎上去。

这时候的人力三轮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，更有人情味。

慢车骑久了，心性也慢下来了。

问及为什么没有想过送外卖赚钱，朱师傅不屑一顾：“你看现在送外卖的小伙子们都赶时间，冲那么快。我们喜欢慢一点。”没有客人，他就坐在三轮车后座，晒晒太阳，仿佛什么烦恼都和他沾边似的。

并不好骑的三轮车，是他们的宝贝 三轮车夫们往往同时打好几份工

一众穿着灰扑扑的师傅里，韩大姐显得精致。除了碎花红夹袄，她的头发上还有一枚珍珠发夹，无名指也戴着戒指。

在韩大姐的指导下，记者也坐上了驾驶室。

看起来和自行车差不多，一坐上去，区别就来了——最大的不同，是转向把手上没有刹车

把。要想刹车，得迅速将手移动到斜杠上的手刹，拉下，降速。

蹬起轮子，车往前开，身后较为宽敞的座位车厢，让新手在车流间穿梭起来有些难度。后座坐了人后，车身变重，惯性更大，三轮车更难控制。

韩大姐笑了：“这种事情你搞不来的！”她倒来挪去，又把车摆回原位。

骑人力三轮车近20年，她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是“自由”，因为随时可以收工给老公孩子做饭。

和她一样，大多数师傅都有10多年、20多年“驾龄”。他们所知道的同行，最年轻的也都四五十岁了。

三轮车看起来破旧，扶手上锈迹，铃铛早就不响。但对师傅们来说，都是宝贝。

程师傅把坐垫包上一层棉布，这样骑得更舒服；朱师傅装钱的，是老婆不用的皮包，“秒杀”其余人的旧布包；韩大姐车上放了打气筒，平时车子一些小毛病，都能自行处理……

他们有劳动人民的朴实，好几个是第一次接受采访，一看到镜头，手就不停搓着裤腿；或者说上几句，就笑出大牙：“哎呀！我讲不好讲不好。”

再问具体姓名，往往不愿意说——他们中的一些人，打了好几份工，更愿意低调一些。

有人在当保安的休息日跑来拉几趟，有人时常去工地打零工，有人早上才扫了大街，也有人渐渐告别了这个行当。

孩子大多已经工作，生活压力变小，接单既是让自己忙点事情，也是尽可能多赚点养老钱。平时做些什么呢？大多是刷手机，聊聊天。

“他多才多艺的！”朱师傅指了一下付师傅。

付师傅瞪圆了眼，立马反驳：“别听他胡扯！我要是会唱歌会跳舞，还会来拉大车？”

赶在落幕之前 他们蹬出了家庭的未来

从闲聊中，渐渐可以还原出一个属于人力三轮车的“光辉岁月”——

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人力三轮车盛行，不少师傅从外省来到金华，以此为生。

那时候的三轮车，把手上有个铃铛，一拨动就能发出声响。车子成百上千，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外地来的师傅也迅速地成了本地“活地图”。

师傅们觉得，要说生意不好，还是近几年的事情。

“手机可以打车之后吧。”一名师傅说，线上打车几分钟就到眼前，金华市区也有共享电动车，选择人力三轮车的人更少了。

朱师傅载过几次年轻人，言谈中，这几名年轻人都觉得，师傅们蹬车太辛苦了，很是心疼。

老年人舍不得，年轻人不忍心，是人力三轮车现在的困境。

朱师傅最怕听到说他们很辛苦之类的话，“都觉得我们辛苦，都不来坐，就没生意了。但是哪个工作不辛苦呢？”

一段光辉岁月即将落幕。好在，那些年，他们也靠着人力三轮车，一脚一脚，蹬出了家庭的未来。

朱师傅的孩子在金华长大，三轮车就是他们家的“宝马”，孩子读书、大人买菜，都靠这辆车，“我现在都没买电动车，用不着，三轮车就行。”

9月份，郭师傅回了一趟安徽老家，“给家里收玉米去了。”收来的玉米也没卖多少钱，但是这些年，每到农忙，或者逢年过节，他都要回家一趟。

韩大姐的大儿子已经在广东安家，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小儿子的终身大事。对于儿媳的期待，她说：“下雨知道往屋里跑，知道安心过日子，就行了。”

“老朱！走不走？”马路对面，一位阿姨看到熟悉的三轮车，扯着嗓子喊朱师傅。那是熟客。

朱师傅应了一声，过去接上这位客人，向她家骑去。这是他当天接的第一单。

来源：钱江晚报

